



湖南耒阳市“矿征办” “史上最肥科级单位”

端午节前,站里几个领导带着个纸箱到宾馆开房间商量如何分钱
纸箱里的赃款达118万元
“只要进了‘矿征办’,想不发财都很难”

进了“第二财政局”想不发财都难

由于掌握着煤炭资源税费征管大权,“矿征办”是个肥得流油的单位

耒阳市“矿征办”成立于2004年,前身是“耒阳市煤炭相关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”。近年来,由“矿征办”征收的税费每年达4亿元以上,占耒阳全市财政总收入的1/4以上,被称为耒阳市“第二财政局”。

由于掌握着煤炭资源税费征管大权,“矿征办”在耒阳是个肥得流油的单位。尽管从工资表上看,大部分员工月工资不过千余元,但只要挤进了“矿征办”的大门,就等于找到了一条快速“致富”的路径。

据了解,耒阳市“矿征办”下设12个收费站,50多个收费点遍布耒阳全境。按照规定,耒阳境内所有运煤的车辆按载货量向“矿征办”缴纳相关税费,税费为每吨煤70元至80元。按此计算,一台运煤车辆需缴纳的税费动辄以千元计。

据参与侦办这起窝案的衡阳市石鼓区反贪局副局长赵奇介绍,耒阳市“矿征办”员工“搞钱”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车及收款不入账。

据了解,每天经过“矿征办”收费站点的运煤车辆络绎不绝,当班员工稍微松一下手,每天放行几台煤车或者少收些税费,车主们就会乖乖地送上大笔“好处费”。

“只要进了‘矿征办’,想不发财都很难。”在耒阳市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。

记者从办案人员处了解到,耒阳市“矿征办”下属有一个收费站,在2008年端午节前的短短20多天里,通过私放煤车,大肆向运煤车辆收取“红包”。据涉案收费站站长交代,每次当班人员收到“红包”后,就会扔到站长办公室内的大纸箱里。到了端午节前3天,站里几个领导带着纸箱到耒阳市宾馆开房间商量如何分钱,仔细一查,才发现纸箱里的赃款竟达118万元。

领导班子成员就是“分赃会”会员

70%由站内员工私分,剩下的30%送给“矿征办”领导

员工大肆敛财,领导则“坐地分赃”。据办案人员透露,在耒阳市“矿征办”各下属站点流行着一个“潜规则”,即每次非法所得都会按一定比例分成,通常是70%由站内员工私分,剩下的30%送给“矿征办”领导。在收受下属站点的“进贡”之后,“矿征办”领导对下属站点的贪腐行为就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。

与此同时,耒阳市“矿征办”领导采取“集体决策”方式,为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捞取巨额奖金。据检察机关证实,自2005年至2009年,耒阳市“矿征办”在主任罗煦龙主持下,班子成员集体参与讨论决策,采取虚报超收数额套取“超产奖”、伪造部分站点发放“奖金”名册、截流部分站点“奖金”等方式,套取资金为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发放“奖金”,先后贪污公款57万多元。

“在耒阳市‘矿征办’,所谓的班子成员,不如说是‘分赃会’成员更确切。”赵奇说,“从调查的情况看,耒阳市‘矿征办’领导班子每次私分公款都是采取集体决策的形式,从主任、副主任到部分中层干部,按照职级不同,领取‘奖金’额度也不同。”

另据查明,自2004年5月至2009年10月期间,罗煦龙还利用为下属转正、提拔、调动之机,伙同妻子匡秀凤收受贿赂共计45.8万元。此外,罗煦龙还有18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。

这帮蛀虫上下勾结、沆瀣一气,导致国家应征税费收入大量流失。据了解,在罗煦龙等人被查处之后,耒阳市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,矿产品税费征收增长150万吨位。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,耒阳市煤炭税费收入猛增1亿元以上。

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,最近因集体贪腐曝光而被网友称为“史上最肥科级单位”。

这个小小的科级事业单位,770多名干部职工中竟有超过百人涉嫌贪污受贿,55人被立案调查。从主任罗煦龙到8名副主任、党组成员,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、班长、高、中层干部几乎“全军覆没”。

透过这起集体贪腐案件,一条上下勾结、利益均沾的腐败生态链清晰可见。

“矿征办”与煤老板 结成“猫鼠同盟”

“上下勾结、利益均沾”,导致耒阳市“矿征办”成了一个水泼不进、针插不进的监督“盲区”

“耒阳市‘矿征办’窝案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同盟,‘矿征办’内部上下级之间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被腐败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利益链。”一位参与侦办案件的纪检干部说。

据了解,耒阳是湖南省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县级市之一,可采储量5.1亿吨。近年来,能源价格上涨在耒阳造就了一批身价过亿的“煤老板”,一些涉煤部门和单位也因此变得炙手可热。

月工资千余元的“矿征办”工作人员,天天与运煤车辆打交道,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一些人铤而走险,与煤老板和涉煤企业结成“利益均沾”的“猫鼠同盟”。

在耒阳市,“矿征办”的秘密早有传闻,纪检监察部门也多次收到群众举报,但每次查处都是不了了之。直到2009年6月,湖南省纪委接到举报,纪委主要领导批示查处,耒阳市“矿征办”的集体贪腐案件才浮出水面。

在耒阳市“矿征办”大楼一楼信息股办公室里,十多台电视监控屏上清楚地显示下属收费站点的收费运行情况。这套系统是2007年耗资5000万元建成的,除“矿征办”几位领导外,系统终端还直接接到了耒阳市财政局和有关市级领导办公室。

然而,再先进的设备离开了人的监管也只能是个“摆设”。当地群众反映,“矿征办”的问题屡次调查没有结果,是缘于其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。在“矿征办”的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中,有许多是耒阳市直各部门和乡镇领导的亲属子女。因而一些监管部门在“矿征办”的问题上投鼠忌器、网开一面。罗煦龙在负责“矿征办”期间,以善于“照顾”各种关系而闻名。5年间,“矿征办”的问题不断,却没有开除过一名员工。

“上下勾结、利益均沾”,导致耒阳市“矿征办”成了一个水泼不进、针插不进的监督“盲区”。中央党校科研部研究室主任洪向华说,当前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健全,法制建设还不完善,因此在一段时间内,集体违法违纪案件还将呈现高发态势。为此必须加强监控,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,从体制机制上推进变革,促进权力在阳光下透明运行。 据新华社电

每次当班人员收到“红包”后,就会扔到站长办公室内的大纸箱里。到了端午节前3天,站里几个领导带着纸箱到耒阳市宾馆开房间商量如何分钱,仔细一查,才发现纸箱里的赃款竟达118万元。

——据涉案收费站站长交代